

蝴蝶与洛丽塔纳博科夫传



[蝴蝶与洛丽塔纳博科夫传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[法] 布洛 著，龙云 译

[蝴蝶与洛丽塔纳博科夫传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非常好的产品 非常好的产品

很不错的书，书本身和品相都不错

言简意赅，简单明了，不错

非常满意，五星

事实性的叙述较少，比较抽象晦涩，我这种入门级的读者读起来还是有些吃力

蝴蝶与洛丽塔纳博科夫传蝴蝶与洛丽塔纳博科夫传

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，俄裔美国小说家、诗人、文学批评家、翻译家、文体家，其代表作有《洛丽塔》、《微暗的火》等，1973年因其终身成就被美国授予国家文学金奖

。鳞翅昆虫学家，国际象棋、网球和拳击高手，精通并熟练运用俄、法、英三门语言，纳博科夫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。

经典图文，迄今中文引进最简洁的纳博科夫传。“非道德”小说《洛丽塔》的伟大创造者，奇特的身世历程，孤独的精神流亡，纯粹的贵族生涯，《蝴蝶与洛丽塔——纳博科夫传》告诉你一个“全面”的纳博科夫。

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，俄裔美国小说家、诗人、文学批评家、翻译家、文体家，其代表作有《洛丽塔》、《微暗的火》等，1973年因其终身成就被美国授予国家文学金奖

。鳞翅昆虫学家，国际象棋、网球和拳击高手，精通并熟练运用俄、法、英三门语言，纳博科夫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。

经典图文，迄今中文引进最简洁的纳博科夫传。“非道德”小说《洛丽塔》的伟大创造者，奇特的身世历程，孤独的精神流亡，纯粹的贵族生涯，《蝴蝶与洛丽塔——纳博科夫传》告诉你一个“全面”的纳博科夫。

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，俄裔美国小说家、诗人、文学批评家、翻译家、文体家，其代表作有《洛丽塔》、《微暗的火》等，1973年因其终身成就被美国授予国家文学金奖

。鳞翅昆虫学家，国际象棋、网球和拳击高手，精通并熟练运用俄、法、英三门语言，纳博科夫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。

经典图文，迄今中文引进最简洁的纳博科夫传。“非道德”小说《洛丽塔》的伟大创造者，奇特的身世历程，孤独的精神流亡，纯粹的贵族生涯，《蝴蝶与洛丽塔——纳博科夫传》告诉你一个“全面”的纳博科夫。

近几年来，台湾学界中生代学者的著作相继在大陆出版。2012年，王汎森的著作《傅斯年：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》引进，颇受大陆学界关注并逐渐为大众所熟悉。如果把胡适、傅斯年、郭廷以等算作第一代，余英时、许倬云算作第二代，那么王汎森等学者可算作台湾第三代学者。曾任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，并在2010年升任“中研院”副院长的王汎森，可算是台湾人文学科的领导者，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。

胡适、傅斯年这一代虽然没有参加过晚清最后的科举，但他们是旧的“仕”到知识分子过渡期产生的人。他们不是以道自认，他们还要以天下自认。他们对于现实的参与很多，虽然严格说起来，他们也没有做过政府的官。胡适先生从他的日记和书信可以看出来，蒋介石其实到后期，一直很想用各种位置把他拉出来。但是傅斯年他们一直都在阻挡，认为应该坚决地推掉。

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在北洋政府时代，“五四”时代是北洋政府党争的时候，那个环境和后来又不一样。这样的时代环境，不踏入你不可能去捍卫什么。你必须一脚踏进去，一脚在外面。他们是从“仕”到知识分子过渡的这一代人，他们和后面完全专业的读书人，知识分子不太一样。

另一方面讲，他们参与现实的政治非常多，不管是评论、建言等等，非常明显。在那个时代，他们对于自由民主有很高的信念，他们也是通过和政治相当大的互动，才可以去维护自由民主。所以他们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既有关系，又要保持距离。

至于我的老师余英时、许倬云先生，已经完全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了。他们频繁参与论政，尤其是许先生写了很多文章，余先生也写了不少，可是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。我在猜，胡适、傅斯年先生那个时代如果情况不同，他们说不定也不会进入政府，从他们的信里面也可以看到。

我们这一代的情况跟他们又不一样，“自由民主”已经相当成熟了，好像已经是一个不正自名的东西。而且，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受西方的影响，已经慢慢形成了专门的学者。但是，我个人认为，适度对社会问题关心还是很有必要的事情。最近这些年，我觉得台湾因为受学术评价标准影响太大，人跟社会抽离开来。抽离开来，对学术发展有好处，很纯，很严谨，可是也应该对社会有所关心。

对于西方研究汉学，我们不要存在任何的偏见。他们的长处是在建构、理论、框架、比较的视野，以及说出某一个东西比较广的意义。西方在训练一个领域的时候，通常都有别的领域的辅助，比如说，你写中国题目可能要学英国史、法国史、日本史等等，在历史之外，可能你还要有文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的背景。所以，它是以众学来治一学，就不会坐井观天，这和整个学术界的培养很有关系。另外，它常常不在这个文化的限制里面，有时候跳出来，确实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面看不到的东西。

当然，它有很大的缺点，对史料以及很多文化层级，不可能做到很深入。我觉得研究汉学，很重要一个部分，是要取之于各种学问的长处，要有比较和宽大的视野。内心中有这样一个前提写出来的，跟只是就这个而写出来的东西，实际上有不同。

当然，我也认为西方的汉学家和早期不太一样。早期的汉学大家，基本上比较站在欣赏的角度，我们来共享这个知识，感谢你来和我们一起共享古老文明的智慧。年轻一辈，更试着要接近欧美学术主流，把他研究的中国问题去附和那一部分。附和的好处，是可以做得很漂亮，坏处是这不是它原来的样子。

13年前，我们推“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”时，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。它的极大作用，是学术资源的极大公共化。这个计划光数位典藏部分，就有将近400万件，包括资料、图片以及各式各样的东西。我们有一位研究上古史的学者，透过这个平台发现，原来有一件青铜器物的盖子在瑞典，器身在“中研院”。如果没有数位的方式，你要到仓库里面一个一个填单调出来，那是很困难的。

前几年莫拉克台风把一个原住民的村落毁掉了。这个村落在日本统治时期已经有相当毁坏。重建的时候，人们就认为要重建一个更像原来原住民味道的村落，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考察——耳坠、发式、手镯、衣服、屋子等。如果用旧的方法，就是要去台湾三个收藏原住民资料最多的地方去填单子，一个是历史博物馆，一个是中研院的民族学研究所，一个是台大的人类学系。现在不用了，输入“原住民”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信息。

所以，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。比如以前教你织传统的布，出一本书可能要180张图片，告诉你那个针要怎么弄，你还看不太懂，而现在，连录影带都典藏，你打出来就可以

看到了。这些不但不用钱，而且学术知识公共化。有很多学电脑的人认为，我有这个东西，一个礼拜可以帮你写一篇论文。而历史学家对这个看法不同，毕竟工具就是工具，不能取代人。所以为什么我尽量不去特别接触？因为还要有人没有喝醉酒，记得带大家回家。

整理这本书的时候，是我在这里度过的第一个夏天。因为工作的缘故，需要不停地四处奔波，几乎走遍了整个加拿大的东部省份，常常需要沿着怪石嶙峋的海岸线独自开车几个小时，一路上，大西洋的风淡淡的吹来，依然带着陌生世界的苦和咸。

一个人，独自对着一望无际的大海，看着自己的一生，随铁坠的上升和下沉，随着千万个黄昏昼夜的交替，在世界尽头般的海角上日复一日，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。有时候我以为可以用幻想，去体会另一个人的心情，用脑海里的无尽想象去还原自己无法感知的世界，一直这样的以为着，终于在某些时候，看到与自己毫无一丝相似的人生，才真切的触摸到那个想象的边界。

他接受这样的工作，是自己的选择吗，多数的时候，是我们选择一种生活，还是生活选择我们呢？

在这本书里，似乎每个故事，都是在诉说着“选择”。在漫长的人生里，一个又一个的选择，将我带到了许多陌生的世界，最后停留在从未想到的一个地方。

前几天妈妈发来信息，说家里下了一天的雨，她说往常天气不好的时候，总会给姥姥打电话，虽然姥姥的五七已经过了，但她仍然觉得姥姥还在。姥姥在一个多月前去世了，她健壮的身体在癌症晚期的最后三个月里急速的恶化，连带神智也不清楚了，每次在电话里跟她说话，她只会发出咿呀的声音，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。唯一算得上庆幸的，是她走的时候没有带着痛苦，在她住了一辈子的那个院子里，刚刚盖起不久新房的床上，悄然离开了。

我知道姥姥去世的消息已经是三天之后，电话里妈妈的声音有些哽咽，她克制着情绪对我说，你爸才刚刚好些，能自己做饭了，我本想回老家多待些日子，谁知道你姥姥在我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就不行了，我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上。我知道，她对于这件事一直有自责，如果是由她来照顾姥姥，相信结果不会来的这么快，但面对两个都需要她的人，她无法分身。

在很多时候，必须要做出抉择，尽管是痛苦的抉择，尽管是面对着两个对自己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人。妈妈做出了她的选择，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选择的代价。可以预见的，人生的后半程，我也会面对许多的抉择，也许同样痛苦，也许难以取舍，不知道命运会将我带往哪里，而我是不是又能像她一样的坚强。

后来我又梦到了姥姥，梦到我终于回去老家，她像往常一样站在门口等我。我也不知道，到现在，我是不是真的接受了这个现实，只是觉得偶尔起风的时候，感到的深深失落，觉得自己离那个曾经熟悉的世界那样遥远。也只是两个夏天过去，一切却像是倒转后又重新排列过，在我离开之前，未曾想到这些会付出的代价。

对于我，文字就像是用来洗刷记忆中阴暗角落的柔软海绵，是与自我相处的一个通道，它将我身上湿冷的部分吸收，又将我在阳光下晒干。在这本书中，收集了这些年零零散散写的文章，我想这也许最后一次再次翻阅这些记忆，这些在不同境遇写下的文字，原本静静躺在角落，现在得以变成了印刷品，散布到我想不到的地方。

人生而孤独，有些幻想中的生活，也许永远不会来，那些期待中的爱情，也许不存在。然而消极的人可以乐观的活着，相信宿命的人也可以相信努力就会被记得。时光飞速掠过，有些故事，当时的人们都忘记了，一件又一件，像是山谷中悄悄开放又枯萎的花。但也许，不是忘记了，也许是那记忆的闸口一旦打开，汹涌的水会将现实和虚幻的边界湮没，如果是这样，还是让自己忘记的好。生活不算太艰难，亦不算太容易，一切向前看，往事都抛在身后吧。

而我选择，在还能记得的时候把它们写下来，收藏到一个安全的去处，再将记忆的闸口关上。如同将心淬火，将细小的火光收集，在无尽的长夜里，给需要的人一点温暖。也可以在未来的某个时候，当我懂得了如何安然的面对自己时，让它们重新回到我身上。

[蝴蝶与洛丽塔纳博科夫传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蝴蝶与洛丽塔纳博科夫传_下载链接1](#)